

皇  
明  
輔  
世  
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目錄

伯一 世封伯

誠意伯劉基

興安伯徐祥

襄城伯李隆

應城伯孫巖

平江伯陳瑄

陳銳

廣寧伯劉榮

武進伯朱榮

靖遠伯王驥

南和伯方瑛

南寧伯毛勝

宣城伯銜穎

彰武伯楊信

豐潤伯曹義

懷柔伯施聚

東寧伯焦禮

伏羌伯毛忠

新建伯王守仁

關中劉必達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標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

伯一世封伯

誠意伯劉公基行狀

黃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聞  
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朔日卽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  
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  
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  
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  
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  
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營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  
遂辟爲職官椽史以謙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  
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

墨雲  
出天  
子氣

識以  
孔明

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專爲  
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  
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  
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  
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  
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番  
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  
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器公才器以爲諸葛孔  
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  
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哈喇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

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  
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  
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安議  
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  
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  
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  
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馭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  
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革羈管公  
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  
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

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知節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風巡撫江南諸道林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伽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枯舍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



承計  
進念  
陵

陳府  
務十  
八款

士誠軍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  
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  
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亾  
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  
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  
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  
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  
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  
以 上命遣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  
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

宋景  
民

不  
小  
王

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  
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  
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  
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  
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  
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  
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  
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

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悉  
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  
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  
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  
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  
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如公言衆以爲  
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以饒信降 上命  
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  
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

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  
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  
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  
時苗軍反金華枯倉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  
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懼無所措會公至卽迎  
入城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  
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  
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  
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  
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

德  
如  
德

嘗不懷公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  
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  
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  
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  
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  
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  
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公趣使疾  
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  
行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

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  
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  
不正直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  
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  
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  
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  
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時或至公所  
屬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  
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叅軍胡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

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象字頭上有  
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  
報至 上遂畱所欲刑之人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  
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  
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  
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羣臣衆心  
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  
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  
張士誠平後張杲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杲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同  
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杲先受誅及司天臺災  
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于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

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杲通謀狀 上適以

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

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

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

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

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駕鈍尤不可爾 上怒



拜御  
史中丞

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嘗奏立

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

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厥悉加五合 上特命

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

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

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

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

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

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

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詣行在 上從

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

比 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

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

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

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

同盟勲冊公至京師 上齎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

皆未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

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

論相

異

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  
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  
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獍將傾輿  
而被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  
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愚  
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  
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  
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  
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

爵伯

所以  
竟濟

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  
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  
館其書彙并已前奏請諸彙公皆焚之莫得其詳也  
初公言于 上既枯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  
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  
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  
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及溫處舊吏持府縣事罔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迨詣 上前而不先白

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  
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  
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于洪武乙卯四月十  
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  
日葬公于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履  
齋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彙  
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  
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  
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孫男三人鷹虎頡公未薨

以進

前數日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  
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審爲我奏其  
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末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  
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聞  
意公平生剛毅慨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  
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于義所  
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  
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

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

敢當居家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  
變則累日不樂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  
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

于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

子房

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

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  
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

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

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



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  
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  
仲璟相知最深今公歿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廌請  
錄公遺事因輯昔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  
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  
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  
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升庵集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  
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拈蒼劉公伯溫一

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  
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  
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  
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投  
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  
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歛遠岑微燭生近浦江行得  
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  
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興安伯徐祥世家

歸有光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王辛丑  
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  
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  
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濳里陞副千戶庚辰燕兵  
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  
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  
月樣追敗大軍於漠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  
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  
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

攻濟南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彙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癸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壩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壁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命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測媚虔劉

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爾  
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兇內奪九門外攻  
居庸追戰漠州真定應援未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  
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威深夾河藁城西水  
小河靈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衆  
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  
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二死爾免二死子免一  
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  
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

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末世未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刺於蒼雌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諾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旣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

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隣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

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胡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京。贊曰：予至南京，嘗館於與安伯家。與安有兩鐵券及讀鐵榜板，榜累朝誥命，嗚呼盛矣！是特與安伯良已歿門第蕭然，所謂世祿之家，蓋名存而實亡矣。天子方隆繼絕之義，國初元勳以廢起者，四五家當此。時與安伯勲齋千金入京，以求為嗣，至質宅於人，吾不知其何以也。



襄城伯李公隆墓誌銘

王直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歿于位年五十五公諱隆字彥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奇材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戶父濟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才上深器重之未幾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

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  
爲可大用丙申 車駕畱北京顧南京根本地擇可  
任畱守者莫如公遂命烏甲辰 仁宗皇帝卽位重  
北邊守備暫輟公南京命總兵鎮山海凡東北邊關  
皆節制蓋隱若一長城虜爲之震懾未幾復還公南  
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卽位眷念公甚厚而倚賴  
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公祇敬將事夙夜盡心蓋未  
嘗有間 今上在東宮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 嗣  
大位又賜公白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申 上  
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來京以備征調者難

身屬  
卷二  
百道

有大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  
命豐城侯代公還為之副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  
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褒崇寵待之意具見所賜勅  
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  
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  
盡其公威行恩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  
良寬鄙細粗不同皆敬愛公如父母名還之日莫不  
願置而不可肯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  
而送者相屬于路公得人如此是豈以偽為哉公之  
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已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為異

同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以進使必當  
其用有司黜民丁隸府軍皆公與兵部再閱不中者  
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顧教練何  
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  
者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公曰軍事  
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力然公威令素  
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上  
閱武近 公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  
作進退皆中度 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有副  
公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以修其職 朝廷或有

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辯之公在其中侃侃正  
言犇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  
也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怠祿賜  
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  
世訓諸子曰吾喪父壽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  
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  
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其力勉之

故應城伯追封翼城侯孫公巖神道碑銘

楊榮

公諱巖字某世家鳳陽之於皇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重四三世皆務本力穡周貧卹患鄉以善人長者稱母周氏有懿德公生元至正己卯十一月十有一日幼時有術者異其狀謂其親曰是兒不凡宜善視之既長性豪爽膂力絕人輕財好義為族里愛重元季兵興仗劍歸太祖高皇帝于淮甸在軍中以驍勇聞乙未從渡江克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中原威與有功擢金吾左衛百戶調守鳳

陽已而陞武德將軍燕山中護衛正千戶洪武庚申  
從太宗皇帝之國于燕公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  
國之事多委任焉乙亥公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  
卯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  
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毀樓堞  
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  
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  
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資糧無筭以功陞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仍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  
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

會事壬午春南帥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長公無敢復來攻者是歲夏六月 太宗入正大位以通城屏蔽冀方使六師南進而無北顧之憂者皆公之功於是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應城伯歲食祿千石給誥養子孫世繼自曾祖考而下勲號階爵皆如公封曾祖妣而下悉如夫人永樂戊戌六月二十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計開 太宗悼念



不已命有司給棺斂治墳塋累遣官致祭贈翼城侯  
謚威武歲十月葬通州東馮家村之原配劉氏封夫  
人先公卒子男六曰亨曰忠曰旺曰喜曰泰曰榮亨  
由都指揮僉事襲公爵

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瑄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自北塞增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舟迎濟內難平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諱券陳氏家合肥公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適望孤鴈雜鷗羣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鵬翔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城遣將伐材於山所行  
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歿總戎察公可  
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取善道七百里以入先  
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者嘉之又命董  
繕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  
咸建勞績代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父坐舊累  
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衛  
卒數輩養誼徂詐挾制上下爲衆患公次第悉去之  
善類以安從征越窩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賚梁  
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

從總帥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下馬率衆且射且斫賊疲稍却公亦傷足裹創進戰自己至酉賊敗走公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寇賈哈刺時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後進由蕃西涉打中河得間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旣渡撤梁以固士志遂歷寇境寇憑險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簡銳卒出哨令望見前軍旌旗卽舉砲俾

知已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窮出降械送賈  
哈京師撫輯其餘衆公及麾下加被陞賚從蜀獻王  
巡邊招撫邊夷兼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  
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防躬督工作爲堅久計矜  
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  
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葬者皆給之會雲  
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進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特  
北京軍儲不克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  
置井井勸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精兵

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凡漕途  
奸弊掃蕩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  
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  
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  
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疾者甚衆奉命率舟  
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坍沒隄岸起揚之海門  
歷通秦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修  
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  
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爲  
表識衆便之稱寶山事聞上親製文樹碑焉旣建

河

北京罷海漕沒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  
餉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  
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  
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壩潮港  
之壘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  
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關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  
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州南北造梁以便陸  
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牌四十有七以時啓  
閉皆舟楫通行來往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四十區

各處合

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備轉輸  
慮漕舟昧河深淺自淮底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  
八所舍置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  
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  
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  
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  
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  
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  
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  
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今



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不勝致其  
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  
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豁伍  
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  
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  
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日教習如有  
沃壤令兼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  
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牕淺凍之阻徃復踰  
年雜費數倍正糧上逋公租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  
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

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財力殫  
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動可憫其所管頭  
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  
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可於漕河所  
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  
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連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  
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歎命有司咸卽施  
行賜勅獎諭有老成忠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  
追封其三代皆平江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  
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弊之

爲民屬者悉棄之豪猾姦宄皆欲避境內以寧時已  
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疾間入 朝深被嘉勞  
賜宴資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初勞問時  
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侍竟覈之德癸丑十月  
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悼歎輟視朝一  
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賜祭命工部管葬公爲人闡  
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譚論亶亶倫 平推服公  
餘披閱載籍考知徃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  
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  
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恒舉鄒子 式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配某氏封夫人子  
男五佐襲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勳衛  
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侃

平江伯陳銳傳

陳 錦

陳銳字志堅別號雲谷莊敏公豫之子也母夫人譚氏娠十有三月而生膚體碩大方在孩幼言動簡重及長動問學善詩文天順甲申襲爵明年成化乙酉奉使江西歸尋奉命三千營坐司管操繼管紅盔將軍直宿帶刀侍衛及坐團營奮武營管操眷遇日隆庚寅簡命挂征蠻將軍印總制兩廣軍務賜金蟒絲段四表裏白金五十兩安東閣門至廣處置有方軍民受惠夷虜咸服壬辰勅移鎮淮陽挂漕運印克總兵官節制湖廣江西等都司直隸各衛所官軍漕事

籌畫簡便多可爲後來法嘗條陳便宜二十餘事皆見允納己亥夏日本國使臣進貢還於濟寧沛縣等處驚買男女數十攜歸過淮公察知之乃命通事諭其使臣曰爾外夷驚我人歸國法所禁當償爾值以人還我使臣始不從備以利害遂不敢匿乃爲給舟遣還其父母復請出榜禁約又於淮河壩改石閘修造移風清江福興四閘包砌塘岸疏通泉源辛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蓄水利壬寅淮郡疫癘大行死者相枕公乃召富人募得銀數千兩貯之有司命醫分投診視給藥每

口日給米一升以資糜粥如是者兩月餘全活以萬計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疏百有餘章乙巳改管南京中府事丁未夏奉勅修理 皇陵弘治戊申奉詔總神機營軍馬掌左軍都督府事己酉轉總五軍營訓練調習皆有條法號令嚴明思威兼濟官軍畏服是年禮部災奉命督造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奉勅往治之加太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米二百石及白金絲段之賜丙辰命公家子熊爲勳衛侍衛殿廷是年三月皇太子加冠持命持節行三加

禮燕勞及賜金幣倍于常七月復有玉帶蟒衣之賜  
丁巳夏公以病懇辭兵柄上慰而留之者再乃親  
事戊午春三月皇太子出閣公侍讀經筵加太傅兼  
太子太傅七月領誥有器資宏偉才識優長早習詩  
禮博通韜畧之語庚申四月北虜犯大同宣府勢甚  
猖獗上簡命公挂靖虜將軍印克總兵官出師勦  
殺七月奉命還京公平生慷慨正大有經濟才以忠  
義許國以古名將自期及解印家居杜門却帶者數  
年辛酉年卒歸葬金陵



太子太保平江伯贈少保謚武靖萬峯陳公墓

志銘

余繼登

萬峯陳公卒之明年其子徹徵暨長孫啓嗣以太原  
守徐君維楫所爲狀來請銘狀稱陳氏之先系出有  
虞自胡公封陳以國爲姓陳公子入齊遂雄山東六  
朝時有入金陵者復爲金陵人後從金陵遷濡須塢  
又卜葬神龍鄉大蜀山之陽故又爲合肥人始祖瑄  
以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  
江伯卒贈平江侯謚恭襄五傳至太保兼太子太傅  
贈太傅謚武襄公圭卽公父也娶張夫人而生公公

生而英邁不羣自武襄鎮粵卽隨侍行間習兵事及  
地里險易聲望蔚起嘉靖乙卯襲祖爵丙辰僉書後  
軍都督府事戊午管禁兵侍直庚申充總兵官鎮守  
兩廣時逆賊張璉僞稱號所至攻城屠邑殺掠甚慘  
三省繹騷公會提督張都御史臬調發漢達兵及諸  
土目十餘萬約江西南贛福建三巡撫兵爲犄角躬  
擐甲胄親抵賊巢前後擒斬璉等一萬四千三百八  
十名級獲賊屬一千九百奪回被擄男婦八百八十  
招降一萬五千餘人得僞飛龍傳國之寶一器械馬  
牛甚衆露布歲凡十二上 肅皇帝嘉之賜白金文

綺晉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百戶公用兵務在明號  
令嚴法紀使人不敢犯有土兵強市人物者卽誅以  
徇土酋凜凜至斬其兵以謝過乃已賊旣平議者謂  
近賊之民陽順陰逆不除之無以善後公力持不可  
議乃寢所全活凡數萬人是時倭勢張甚諸將遇者  
往往不戰而潰公先所擒斬倭至七百七十餘名類  
倭畏之比兵行度嶺倭有前據嶺者衆謂此殘寇也  
勝之不武不勝且損威公曰吾提大兵盪巨寇顧避  
小醜不擊耶麾其兵進距嶺一舍止令諸軍秣食接  
戰倭偵知宵遁去隆慶庚午僉左軍都督府事旋提

督神機營時營制新定公請置協理立備兵所爲區畫甚悉未幾復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萬曆甲戌掌前軍都督府事方公之鎮粵討賊也深入山箐爲瘴癘所中遂患痺疾每舉發至廢朝謁因請假調理又十年以疾終於正寢是戊戌八月二十七日也距生嘉靖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七計聞天子爲輟朝治喪葬予祭十五壇贈少保謚武靖益備典也公性孝每公退必先詣張太夫人問起居始就私室凡賜予及歲祿租入悉以歸太夫人室無私藏待諸弟妹親族恩義篤至俟公舉火者至數

百人元配崔夫人駉馬都尉京山侯元女繼榮夫人  
太醫院吏目英女子十四人

廣寧伯追封廣寧侯諡忠武劉公榮神道碑銘

楊榮

昔我太宗文皇帝舉義靖難一時英傑智勇之臣  
乘運奮興竭忠宣力共成大功者故廣寧伯劉公其  
一焉公在行伍中姿貌豐偉智識過人 上察知之  
屢有委任以功授密雲衛百戶未半歲復以功四遷  
至指揮僉事庚辰春從克蔚州攻大同大戰白溝河  
陞指揮同知是冬與驍將朱榮等統運兵哨滑口籌  
算協機功最諫將辛巳春加授都指揮僉事是後  
上益知公材勇可專任用特命領兵制敵恭澣沈河

之奪浮橋館陶曹州之擒敗戍卒平相之交戰未平  
之解圍與夫懷家莊之俘獲遼東鐵騎前後所獲功  
居多再遷都指揮使內難既平 上正大統第功行  
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優賜白金文綺末樂改元  
陞都督同知戊子陞右都督庚寅春扈從 大駕北  
征至靜虜鎮公先入賊陣敗阿魯台軍陞左都督甲  
午復扈從至和林公率前鋒追奔虜首馬哈木王沙  
漢爲之肅清是固 太宗謨烈之盛而亦公効力所  
致也尋勅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卽相地形勢請於  
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場築城堡立剌墩一日瞭者言

戰後  
天決

東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城  
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  
登岸徑奔塙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  
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  
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令軍圍之自  
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  
聖書褒諭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  
所當爲此皆奉行 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  
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抑旣而封公爲奉天衛  
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杜國廣寧伯食祿千二



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  
資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  
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  
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  
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於今受封之  
明年是爲永樂庚子四月辛酉薨于鎮享年六十有

一

武進伯朱公榮神道碑銘

羅亨信

洪熙元年乙巳秋七月三十日征虜前將軍總兵官  
武進伯朱公以疾卒于遼東之鎮所訃聞追贈公奉  
天靖難宜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侯謚忠  
靖公諱榮字仲華姓朱氏世爲允之沂州大家元季  
擾攘田廬蕩盡承平奉二親來歸艱難營養不失其  
歡公賦性剛毅體貌豐偉少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  
絕人初同父僭寓表伯葉氏家葉間戲曰男子非士  
則農商以自立胡爲托迹于人而不思所以振厲公  
曰人亦發奮有時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督乎

身不  
理忘

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公應詔而起擢爲府軍衛驃騎舍人寶洪武九年丙辰也武藝日修常備宿衛尋授卒長領騎五十人時滇南諸夷初附跳梁未輯歲辛酉命大將西平侯帥師往平之公從征大理金齒百夷建昌烏撒烏蒙諸郡壬戌復征積有勞効授世襲百戶戊辰征金山一迷河哈喇哈之地明年己巳陞大寧前衛左所副千戶創建城池撫綏士卒己卯秋會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十月駕臨大寧公審知天命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謁見大被賞賚卽

陸本衛指揮僉事扈輝回至鄭村壩遇敵大戰又奪  
九門進都指揮僉事繼取廣昌庚辰攻蔚州大同戰  
白溝濟南皆勝陞都指揮同知又克滄州東平辛巳  
夾河葉城兩大戰皆捷進都指揮使壬午克東平汶  
上肥河敵皆披靡既而收兵復戰公率精騎伏險大  
破之復攻小河靈壁泗州渡淮克盱胎下揚州招撫  
鎮江敷宜德意人皆按堵夏六月渡江入京 上登  
寶位大赦改元論功行賞授公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叅貳元僚準新政化未幾四年交趾黎李妻肆為  
不靜尋補生靈 上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帥師往討

其非公翼贊元戎大建勲績六年渠魁既俘起陞右  
都督明年餘孽負固構亂公復征遂平西東兩都列  
其地爲郡邑置守令撫循其民設三司以鎮焉師還  
受賞八年春北鄙殘虜屢掠我邊人爲弗寧 上親  
率六師以勦之公隨征至玄冥河追逐虜酋本雅失  
理至紅山口靜虜鎮胡寇大集逆戰公鼓勇取勝寇  
亡命奔通遼左都督十二年復征於和林蒼厓峽衝  
入賊陣大破雅刺之衆師還是年冬命往大同鎮守  
督操軍馬守禦邊疆狄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十五  
年召還十六年命鎮遼東嚴斥候謹烽火東徼晏然

二十年復征北虜公出東路兩與寇遇奮勇破敵俘獲人馬牛羊而還二十一年七月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頒賜詔命鉞券褒封三代春遇月隆屢掌府事政通人和中外交譽之二十二年復征北虜回還仍鎮遼東洪熙元年 仁宗躬皇帝嗣位簡任老成分遣鎮謂公博實有古將才是年春遣使持征虜南將軍印綬授公克總兵官鎮禦其地思惟付畀之重整戎伍撫士卒期罄丹衷以毋負委任至意夏六月忽疽發背馳奏京師遣醫往治弗効竟

平凡將校士卒莫不悲泣如喪所親距所生巳亥六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七

奉天朔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

驥神道碑銘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  
洪武以來蓋百年于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  
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  
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宜寧高祖而  
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在元爲高陽令有惠政  
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  
學敏年十三入邑庠爲諸生卽有遠大志未幾父母



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末舉  
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  
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  
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  
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 仁廟素知公才 召  
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 賜諾以褒之 宣廟卽  
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  
真定定州畿內要衝 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  
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  
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今 皇上

新  
都  
希  
聖  
安  
教

卽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  
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  
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  
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  
一軍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  
亦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旣而虜酋把禿字羅入  
寇莊浪公卽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  
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涼軍冗曰兵  
貴精強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  
虜聞公還復入寇 上復勅公徃公至遣大將蔣貴

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上遣人齎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州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明鎗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候州卽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于上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其巢寨捷聞降

勅獎勞 名公北還時蠻賊韋郎羅造釁於維摩州  
公遣指揮萬成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邈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  
官儂郎舉沈政世殺十餘年公宣諭 朝廷恩威兩  
警頓釋至京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  
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人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 賜誥券追封  
三代曾祖考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  
入緬甸謀復叛 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  
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

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  
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  
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濟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  
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公密令貴率兵匝  
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  
近邊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  
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  
士方畧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  
養以叛戊辰春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之至

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爲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僞稱剡平王苗蟲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名公慰諭良久資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強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

請令朝朔望復賜誥加誦奉天朔衛推誠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  
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  
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攷  
攷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  
見人材沈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  
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  
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  
尤善談論見者爲之儼然當大事屹若砥柱之在中  
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

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邪且對故人大理卿龔永  
告敘間闕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八  
十有三 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  
典禮追封靖遠侯謚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  
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瑒俱早卒側室劉  
氏生子二曰璫嗣公爵曰珩爲勳衛卜以是年七月  
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



南和伯進封侯謚忠襄方公瑛神道碑

李賢

公諱瑛字某姓方氏世居滁之全椒曾祖銘洪武中  
驍將也官至留守衛太平門百戶祖信繼以戰功陞  
濟陽衛千戶父政永樂中從 文皇帝靖難累功陞  
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洪熙宣德間屢佩將軍印總  
兵鎮守交趾開平大同正統初進右都督征麓川領  
兵深入援絕而死追封威遠伯謚忠毅母陳氏繼萬  
氏俱封夫人公以廢授金吾右衛指揮使論父死事  
功陞都指揮同知麓川賊首思任發自忠毅沒後益

肆猖獗辛酉春上命定西伯蔣貴率師討之以公  
故將子嘗從其父領支兵殺賊有膽氣且熟其鄉道  
俾與貴同事公以此賊實所不共戴天者自誓必勦  
滅以復父仇師抵其境提兵先登一鼓而破之遂平  
其地進都指揮使人皆嘆羨以爲方氏有子矣壬戌  
復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壩河嶺諸蠻克之進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丁卯春朝廷以公勇略兼人命  
充叅將將兵鎮守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據孟養以  
叛公自將精兵擊走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己巳夏  
師宗州羅羅賊首黑救番來等爲逆公悉捕擒之還

京進都督同知賞賚有加景泰初貴州東苗作亂圍  
平越與隆諸衛復命公將兵與兵部侍郎侯璉往解  
之遂生繫渠魁斬首無算進克右副總兵廷議以苗  
賊叛服不常必得名將以鎮之遂進公右都督總兵  
鎮守貴州明年征香爐山諸寨悉平之復進左都督  
癸酉冬合四川兵剿滅草塘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  
戌春大臣有言公之將畧堪掌禁兵者乃召公還俾  
分總五軍營且諭其後平賊之功進封奉天翊衛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和伯食祿一千石子  
徐世襲給賜詔券追封三代皆爲伯爲伯夫人明年

專總神機營未幾銅鼓伍開諸苗復叛僉謂非公不能靖乃命公佩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公至賊境獎勵諸軍指授方畧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眾餘賊屏迹遂圍鎮湖廣貴州威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者甚眾天順改元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酋長千把猪僭稱偽號據險爲患分兵進剿直搗其巢穴破六百餘寨斬首一萬餘級俘獲八千餘人械送于把猪至京斬之又明年出剿都勻等處克平二百餘寨擒斬三千餘人惡黨殆盡餘皆竄伏內地悉平議者謂自前平苗之功未有盛於公者朝廷方將論功行賞

而公一疾逝矣計聞上深哀悼輟視朝一日謚曰忠襄享年四十有五配劉氏封伯夫人子男二長曰毅次曰某公天資英邁才識通敏凡古兵法雖皆精曉而行師制敵不祖故常運用之妙恒出人意是以所向克捷嘗疏練兵法及圖諸陣勢以獻上深嘉賞之其待裨將以誠撫士卒以恩接士大夫謙恭而有禮是以上下無不得其懽心者回視古之良將何多讓哉

南寧伯贈南寧侯謚莊毅毛公勝神道碑

李賢

將臣子孫能繼前人之烈而益振之以大其功至於都顯爵受重寄者必其才畧之過人乃克能之若南寧伯毛公其一焉公諱勝字用欽其先幽薊人曾祖教化在元有功封畿寧王伯父蠻子官至太尉祖父伯卜花中書右丞相父安泰國朝授昭勇將軍指揮使皆用公貴追封南寧伯妣皆伯夫人公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膽氣善騎射於凡兵書悉通大義宣德辛亥以父廢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入其

境賊酋力招漢伏兵于路公將遊兵覘之射其象馬  
應手而仆遂敗其衆督船濟江直抵其巢穴走其賊  
首思任發破寨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明年奉勅克右叅將復征麓川公益思自效勇氣當  
百平其寨柵而繫其黨與前後無算還進都督同知  
巳巳秋大同有警公適以幹當遇寇于道生致數人  
以歸尋復委公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  
左都督往紫荆關倒馬諸關追殺虜寇累有金帛之  
賚是歲冬奉勅克左副總兵往征湖廣貴州苗賊凡  
下百餘十寨賊皆敗散景泰初市安江苗寇復叛總

戎者有難色公慨然當之卽日以兵歷其境旣與敵  
遇公獨發一矢中其首而斃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  
諸寨苗賊皆望風警服生擒僞王韋同烈記哥等械  
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患遂息壬申夏朝廷委公鎮  
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賜以誥券追封三代公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夷  
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徯無梗化者明年春將兵詣  
金沙江械賊子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冬餘寇乃放  
韋復叛勢甚猖獗公率精兵突至騰衝賊不暇爲謀



遂生繫刀放革餘眾悉竄伏事聞獎勞有加蓋倚賴  
方敷而公已遭疾不起矣實天墮喪於八月十四日  
也享年五十有八

宣城伯贈宣城侯謚莊勇衛公禎墓誌銘

昔在英宗收攬天下材武之士自公侯伯逮于行陳  
兼收博采固有遺者正統之末遠邇雲集宣城衛公  
實自山東勤王茂樹勳績歷事累朝進封伯爵南北  
效用以老謝事壽考令終回視曩時諸傑挺然若後  
凋之松栢而今亦已矣茲不重可惜哉公諱穎字源  
正世爲松江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鄉兵歸高皇  
帝從征伐長行隊考諱青代役授薊州衛百戶從文  
皇帝靖難累官山東都指揮僉事平妖賊百餘輩上  
謂其有古名將風英宗卽位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有千十一人公行居次母周夫人獨異公曰是當  
與吾家公兄願已嗣爲濟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公竟  
代之益正統戊午也己未上京師太保成國朱公奇  
其貌選領山東漕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子朱公  
又試其騎射謀畧薦之朝擢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己巳之變應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公名薦實授  
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武清侯石亨又薦之擢後軍都  
督府署印都督僉事領右哨兵時廷臣有異議者公  
從守議請募死亾調諸藩兵以壯根本是冬虜酋也  
先入寇公帥兵邀擊于黃花鎮白羊口又分守西直

門連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實校  
僉事廣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  
僉士悅稽兵籍收散卒造器械景泰壬申帥兵出駐  
宣府癸酉召還復督諸營兵天順 上英宗復辟進  
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給酒饌賜寶  
刀白粲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參功封奉天  
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食祿千  
一百石賜誥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羌將軍印鎮守  
甘肅戊寅抵河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公奮曰  
不奪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連十二戰破走之會

廷臣議封爵有所釐正上以公方膺邊寄特仍其舊  
辛巳公破諸番于涼州都督毛忠在虜圍公冒矢石  
往救全師而返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公帥衆深入  
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羊二萬有奇器械甚  
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皆舊所未有者  
西人至今德之不衰憲宗卽祚召公還成化乙酉命  
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祿百石賜世  
襲伯爵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犯塞公  
據險設伏追還其所掠若干上降勅獎諭己丑公以  
疾請召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

酉調掌南京後府事協練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連上  
疏請老辛丑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爲弘治戊  
午正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寢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  
壯勇公廣穎豐頰馨欬如洪鍾言論英發意氣直遂  
而沈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歛不世  
用雖達官貴人不復延接坐饗富貴以終天年然深  
居燕坐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若有馬伏波之志  
者蓋其性然也

彰武伯楊信傳

彰武伯楊信字文實昌平侯洪之從子洪擊虜於興  
州一虜出陣前耀武信趨馬生擒之每戰必先士卒  
初授鎮撫陞副千戶進指揮僉事正統己巳陞都指  
揮僉事守柴溝堡是歲虜大舉犯京師信率兵入衛  
陞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陞都督僉事歷左  
右叅將協守宣府甲戌克總兵大順初陞都督同知  
總兵鎮守延綏辛巳移鎮守大同己酉進伯爵復征  
延綏虜旣遁自還總督三千營虜復據河套爲患佩  
平虜將軍印總制諸路兵虜平復守大同成化十三

年十二月卒。訃聞，賜祭葬如例，贈彰武侯，謚威毅子。瑾嗣。信、驍、勇、善騎射，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人樂效用，所向成功，亦可謂一時名將。



豐潤伯曹公義墓誌銘

劉定之

國家開基創業之初能奮其智勇以際雲龍風虎之  
會取功伐官祿吾聞之矣至於太平既久武節罕用  
然而爲世胄者尚能因時之任使以赴機會樹績勳  
增光祖禰垂休胤嗣自非其材武曷異等倫疇克介  
哉若豐潤伯曹公吾所僅見者也公諱義字敬方先  
世居揚州儀真曾祖花一祖男燕山左衛副千戶父  
勝指揮僉事皆以公貴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豐潤伯曾祖母黃氏祖母王氏皆贈伯夫  
人母謝氏封伯太夫人公弱冠襲父職卮蹕征虜至

會州時 太宗方欲肅清沙漠將士非達選不得從  
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梅花洞賊施州衛刺惹  
洞蠻憑險竊發公往捕撫咸底靖謐擢中府都督僉  
事 今上登極克遼東副總兵擊虜于寧遠至白雲  
山取其輜重璽書賜征虜前將軍印爲正總兵與成  
國公朱勇會兵兩河口製虜公功尤多陞都督同知  
虜犯義州戡之于羊腸河陞右都督正統己巳與虜  
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川洲虜復踵至  
迎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追虜至梨皮峪鷹湖  
東與參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幾戮焉巡視遼戍至

仙靈寺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禮等設伏以待薄暮虜至奮擊大破之最其前後大小戰無慮數十所俘斬虜衆七百五十餘人雜畜三十餘頭匹奪還所掠中國人畜幾至八千他器械輜重無算於是虜畏公威名不復敢盜東北邊矣屢賜白金絲幣上復大位之初進公爵豐潤伯勲號奉天胡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二百石推恩三代子孫世襲賜鐵券未幾以公年益高不欲使居極邊召還人見慰勞甚至賜羊酒居京師奉朝請久之以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二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一

懷柔伯施聚傳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陞金吾右衛  
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歿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  
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最陞督府僉事叅將遼東進  
總兵都督 英宗北狩聚慟哭卽日引兵西裨將爭  
進牛酒聚曰 主上安在忍受此數日抵京師大順  
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  
邊久與世券聚智功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  
練有法增繕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益威  
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謫貴州立功救復伯

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伯卒無子弟瑾嗣伯卒子焘  
乞嗣伯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鑑復犯法  
蒙 恩宥相傳數世在典爲濫請 上裁定詔予焘  
嗣伯卒子嵩嗣伯卒子光祖嗣伯

東寧伯贈東寧侯謚襄敏焦公禮神道碑

李賢

公諱禮字尚節山後人曾祖克赤祖苦馬父捌思台俱以公貴贈東寧伯曾祖妣伯顏禿祖妣苦翠妣伯氏俱贈伯夫人公天資雄偉饒智畧善騎射累功至通州衛指揮僉事永樂初屢從太宗皇帝克征戰功居多宣德初以遼東寇逼諸夷命公性守適與虜遇公當陣生致賊酋忽失剌餘皆消散陞指揮使辛卯邊將以公才堪御衆薦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征哨功進都指揮同知威名大振正統辛酉內用都督曾

義薦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寇逸公率兵禦之獲  
士馬甚眾癸亥朝廷嘉公之能遣勅命守寧遠乙丑  
以公多邊功進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公率  
兵襲敗虜于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綵  
幣之資已巳復襲敗虜如丁卯獲馬牛軍器無算勅  
陞右都督克左副總兵白金綵幣之資甚厚景泰甲  
戌公復率兵對虜生致渠魁一人獲牛馬尤眾進左  
都督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念公久于邊遣勅封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明年召至京師慰勞

之陞辭降勅諭獎賜蟒龍衣并甲冑諸物公至鎮感  
上知遇益竭力造事未幾以疾卒天順癸未正月  
十四日也距生洪武壬戌五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二



伏羌伯贈伏羌侯謚武勇毛公忠傳

鄧廷瓚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  
威祖諱刺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歿  
于王事考諱寶以雄勇選克總甲未幾癸巳收捕沙  
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  
校尉永昌衛百戶並贈右軍都督僉事祖妣都氏妣  
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  
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蒼王也先士于并部  
衆馬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荷齎與

回衛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叛寇散即恩  
迨至恰思擒斬鎖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未呂副  
千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刺山擒僞少師答卜至伯忽  
僞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戶甲寅七月修禦  
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喇脫歡山遇敵擒達賊首完者  
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卯八月策  
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三岔河擒僞  
千戶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賜朵兒別台陞指揮同知  
賞賚有加正統丁巳陞甘州右衛操備戊午二月達  
賊朵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虜大總兵蔣公征剽

追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奇功陞昭毅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文綺之賜誥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繕修城堡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迤北天蒼毛日等處乙丑正月朝廷念公勲績賜勅獎諭加陞都指揮同知仍舊操備丙寅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斤沙州罕東遇達賊破掠朝廷以公素爲邊陲信服命出罕東追撫公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虜卽羅拜悔罪盡還其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偕弟却領占潛通瓦剌將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已密受爲封和王逸去因令公

胡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真并徵兵虜散三  
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等千二百人  
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事聞陞都指  
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勅征進罕東  
等處至失刺哈真界夜集虜營生縛偽初王鎖南奔  
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七十餘人陞  
右軍都督府僉事尋被誥命追贈祖考如其官乙巳  
七月哨接叅將劉震軍馬至半截墩遇敵奪獲被虜  
人畜甚衆勅克右叅將鎮守甘肅景泰庚午二月領  
兵繕修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賴之公一日令男

佾赴京奏事蒙持授佾百戶令齋勅回諭父子務在  
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英廟出狩虜廷公前所獲  
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投虜也先以師事之適  
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爲通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  
真欲圖復仇中公以奇禍囚設問告李實實遂以其  
言歸報公將獲罪而其之內外守臣及其邊人俱爲  
公訟朝廷亦知其僞置之不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  
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元英廟復辟卽日召  
公於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慰  
勞有加時公以勤勞膺疾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

及日遣御醫診視公疾愈入謝 上思甘涼爲西北  
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同總兵西寧侯  
宋誠鎮守迨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玉音下詢防邊  
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歎良久從容論之曰卿  
爲國老成舊在西階民情土俗請練有素此行當宣  
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  
發必得其用毋致乎違有負委任之重諭畢 上親  
授公以玉帶明日陞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龍  
袍尋召至文華殿面諭丁寧賜重寶一鉞蓋 上在  
虜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之

隆如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隄備策  
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名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繡春刀以壯軍容仍降  
勅獎諭是年佺病卒公令次男徹奏辭原授百戶有  
旨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徹做百戶公受恩感激  
愈深每征伐罄竭心膂務圖成功五月未昌黃成兒  
西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  
三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軍器不可勝紀  
已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部指  
揮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

使回又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畧無梗  
阻辛巳正月虜酋字來擁衆寇莊浪公與總兵宣城  
侯衛穎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  
賊勢少却隨領騎士二千於涼州十二里鋪墩安塘  
衆方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敵自  
黎明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  
馬者不計其算賊衆稍却虜酋復立陣前大言以惑  
我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皆皆  
裂援兵且俱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未昌  
公屢截殺或夜却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



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  
衛公與公計曰把沙吧哇等族皆唵馬吉思冬沙思  
我思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住莊浪涼州未昌阻  
截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剷除深爲地方患遂合奏  
刻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  
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攻  
咎唵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移兵攻之盡滅黨  
與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之安堵如故捷  
奏進公爵爲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  
子八月陝西固原州上達滿四叛聚萬餘據石城砲

高僧傳 卷之六  
架山流賊鄰近震驚關陝其山七峰陡峻前此官軍  
追剿每失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  
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軍  
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  
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敵  
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  
與孫鎧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聞山上老稚皆號泣  
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遂乘  
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我受高  
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

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軍  
相持自己至酉陣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盡公遂中流矢鎗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鎗  
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歿之是月  
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  
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  
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木端隔帳聞之卽起焚香祝曰  
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木幾滿  
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計聞上  
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

與葬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  
以鐵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伏羌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  
雄偉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卽而愛之性仁孝事  
先都督公盡色養母皆氏早喪事繼母都尤孝謹能  
樂友士大夫習古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過  
平居不喜游畋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爲主其訓  
子孫亦如之嘗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  
汝等奉誦之母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恐有  
一人不得所故士卒樂爲之用嘗往甜水湖中一

單馬被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達軍新役者幼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爲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公至自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所至市不易肆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日關中餽運道途行旅之人雖非甘涼部屬而平日威信所感動者莫不揮淚相弔至有迎櫬而奠望門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弔奠賻祭相屬於路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不嘉其忠義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葬甘

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夢以成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真氏封夫人子男四長佺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曇事釋氏次俊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徹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銳今襲伏羌伯鋼鑑鉞鎧鎖劍鐸鐃鐸甘州左衛百戶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厥宅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公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廟食金書鐵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蓋廩有生氣真宇宙間大丈夫也銳襲爵弘治元年命掛平蠻將軍印克總

兵官鎮守湖廣尋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惠  
施功高不居詩書禮樂念念不忘置蓋有古卻殺之風  
得非乃祖積功懋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傳

王世貞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  
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  
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媪夢神人衣冕乘五色雲  
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媪以語  
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  
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池之耶王父  
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而讀書復卽過日誦十一歲  
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  
令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



新得  
有聖  
賢志

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壘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弟子語其毒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執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

既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覩矣  
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笑得入  
事上之其言皆警劄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  
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賸  
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  
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  
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秦州儲  
懌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  
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爲之役耶  
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

望山  
東武

者衆譁且以爲仙而守仁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  
禪衲偕徃徃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  
御史陸爾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爲諸省冠  
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  
人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  
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  
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卽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  
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卽陸  
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  
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

疎  
大  
有  
理  
陽

知  
段

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  
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  
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  
尾之悉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  
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  
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  
與所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  
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  
選里正三老委之訓訟而總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  
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歛至今守

之爲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畱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湛原朋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爲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爲實功緝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爲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寇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

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與倥之類又多爲之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貴汝隸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賞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勸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

至象湖山會圍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單  
和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  
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  
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  
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卽分兵爲三路約以同  
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  
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  
唐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  
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  
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

許  
族  
令

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屏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瓌續而嘆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益得展材用立兵符申約事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排剗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獻命矣已遂運兵破橫



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酋斬從賊二千一  
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福賊方猗  
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  
四酋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洲頭賊  
尚強而其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營  
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死而  
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  
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  
大鬚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  
陽怒杖責盧川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

計德  
池大

神  
策

鬚等且諭使來見六鬚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  
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遊勇九十二人  
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  
衣習禮供張儲峙甚設大鬚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  
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即修  
之庖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  
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洲頭石門覆其寨三  
十餘擒大賊五十八南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  
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人賊衣伴  
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

民收賑

卷之九

李光

吳山傳

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  
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  
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剛千戶守仁念非王  
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  
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  
旦夕單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爲致良知  
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其始頗推鵝湖謂  
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  
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  
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呪訾矣時寧王宸

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強兵上游使腹心  
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少詭而守仁  
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腹欲以窺其為人語兩  
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  
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岡歸省抵  
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劫府  
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卽返而宸  
濠已遣兵千人迎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  
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  
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

恭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  
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  
而憂宸濠之兵速出口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  
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  
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未以邊兵四萬  
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  
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揚旦以  
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趣  
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  
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使使早出

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  
點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  
傍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卽  
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  
守仁紿之畱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  
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  
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裨卒四百  
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厰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  
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樞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官人多  
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

城中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  
守仁留二日卽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  
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  
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  
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  
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  
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  
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  
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六江之城守者以自  
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

孫 孫

上 孫

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奪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灰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賓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巨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提聞疑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莫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覲覲何特一寧王天下之



茲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  
輪臺之悔而晚節奠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  
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  
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  
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  
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  
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  
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  
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  
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未未時稱提

賢贊書機密軍務在忠秦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  
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求頌其賢求悅守仁乃極  
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求深然之  
乃曰吾出爲卒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  
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  
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求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  
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秦等前已駐師南昌  
衛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  
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  
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求保持之於是守仁請

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皆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

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紂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  
再辭爵且極論曰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

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聰霍韜等皆有所

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

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

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

躡其鄰郡右都御史姚謨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

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特謀易帥乃召

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

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  
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旣  
抵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  
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  
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  
守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  
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  
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  
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  
盤桓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

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嚮導拔永順保靖二宣慰土  
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  
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  
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  
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則 上以手詔  
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  
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  
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  
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  
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

資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芻說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學久之上怒解使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與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詞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旣以氣節名世

又建不世勲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鳥合籠豪雋待宵人蹈險出危叙儻權滿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新建伯王文成公傳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  
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



胡端敏公孫忠烈公同舉浙江鄉試公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又明年調驗封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

劫剽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瓌素奇公請上卽與公兵符兼巡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公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溪左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亾

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剷頭賊尤悍  
黠擬官僚號是冬率徭旣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  
公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連  
破二剷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  
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  
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都御  
史叙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  
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  
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  
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額天誓

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反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謀  
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  
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  
以亂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  
憂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  
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遂回數日出南昌  
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  
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  
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

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竇等  
士竇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  
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  
拱樞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  
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  
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  
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旣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公詭言巧譖  
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  
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機

曲算內貳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  
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  
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名兵平賊歸功瓊內閣益不  
說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  
錫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  
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音  
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勸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  
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  
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

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  
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  
薦公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  
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  
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  
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  
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  
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滌田山迎府  
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  
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

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寨及側久毒嶺表與蘇等  
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承順保靖上兵自  
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東過八寨徑搗其巢與蘇等  
等兵相犄角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紫  
入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扶  
詐粵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  
濂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  
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本先朝信  
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刷封隆慶改元兩京言官  
交章薦公宜世爵下吏部移江浙撫按諸臣覈功狀



如言官言役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爲國家平  
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爲悅宜世爵如 肅皇帝初旨  
詔曰可遂以公子正億嗣伯未幾南京臺臣又以公  
宜世廕錦衣復下吏部會多官議上詔世襲如故公  
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  
故寡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  
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譏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  
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  
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况矣公  
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

自下  
採入  
論述  
先生  
學術  
居處

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若後生輕據浮語欲當公  
短長本自不知公於公軒輊何有也萬曆五年正億  
卒子承勲嗣伯封爵考

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盛毒之交錯  
夷人缺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教之絕土架  
木爲小茨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  
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  
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歿爲文瘞之而自爲石郭以待  
蓋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卽  
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

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雲昭不味者相爲始  
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證之六經  
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  
經臆說與學者嘗發格致肯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  
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宜慰來  
遺餽却之因申 朝廷威信令甲折減驛之議又諷  
之出乎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中且  
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覆質  
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寃錄而葺書院居先生率  
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初

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卽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者惟此知故卽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辰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顧灝刊落聲華切已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黃宗賢縉來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

患無功後以知肯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  
以女娶其胤于是年先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  
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  
時人服其鑒同察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  
論學有契遂肅贊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  
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  
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  
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  
理是盡仁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  
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踰年

至除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強禁  
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  
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  
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  
甫慶輩受業先生性慤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  
一路引依時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  
是教者爲省克實功謂黃宗實曰學須立誠從心  
體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首適以長傲遂  
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知墮于狼及險嫉矣謂陸  
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卽自足堯舜

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訕訕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爲之悚息汗顏而彼且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徃徃不同何如曰道無方體卽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卽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

事變卽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  
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  
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  
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  
未有不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  
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  
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  
或問已發未發曰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旣扣不  
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旣扣時亦止是寂天  
冥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口論本體原無出入



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  
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鄉  
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  
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  
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  
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  
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  
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爲識見者日見其  
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

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因而惟懼以給朝夕者  
愚矣哉

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贊  
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  
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  
抑學其上堂詐跌掩而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  
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良  
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  
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  
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瀬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

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  
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  
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  
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  
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嗣謂聶  
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  
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  
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  
處事事物物純乎理而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  
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

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求至善是離而二矣

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稱衆郡守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旨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審先生曰徃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徃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

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兀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國用疑敬畏累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灑落也答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

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行嘗謂居有不可  
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  
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  
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  
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爲性者可冲于天盡  
魚性者可沫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慙  
然曰命之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  
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疇知晝哉  
悄悄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  
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

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卽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見二成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

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  
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  
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  
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  
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  
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  
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  
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  
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指擊周程卽孔孟亦弁髦  
之何哉甲申海寧董羅石溪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



湖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贖受學先生以師友之  
間遇之爲者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爲學  
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  
致富厚廩至出所有与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  
舉者如治家不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  
終爲窶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  
多中式而錢糧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官司理  
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  
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卽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  
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憫

因有藉援而曲徇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諧而清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罕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賢之先生先生方就樓館不答所問

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體孟語曰此孟中下乃能盛  
此體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  
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  
生何語良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  
貧樂道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浮躁忿怒皆  
緣良知蔽塞而後有非大勇不能克也中庸曰知恥  
近乎勇恥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  
爲恥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恥以憤怒嗜欲不得直  
意任情爲恥恥非可恥而不知恥所當恥舛矣宗賢  
時試秩宗常與朝議有憲直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

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齋酒罷先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憐也友不達先生曰可開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咳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肩間有愛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卽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閑而誑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

其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啣啣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鍛鍊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問先生壯之還書相勸畢志此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泰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

明白簡易無懂懂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  
致良知則行止生歿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  
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  
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  
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妒嫉者謗或  
謂學駁來儒泥罔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  
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姓名  
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  
是眞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徹講  
擇交先生報書喻爲金陶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又

新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  
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  
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己非祈人  
之信已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聞計  
始爲位哭稱門生云

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  
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  
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剝語者時同錢  
洪甫質之於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齊

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  
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  
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  
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  
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  
心如駭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頭少有所見  
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  
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  
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



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  
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  
也初第上安邊入策世豔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  
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  
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養豕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  
省曰善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  
規門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  
騰口說吾罪也在閩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  
名根消煞未盡媿矣平翰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  
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

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審類如此

先生家山時里人有求窩其產者先生辭之一日先生偕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觀其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介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戡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奮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

而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  
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  
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  
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  
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先生養疴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 朝夕瑋上  
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於世味泊如也嘗躡  
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訓以詩贈之曰

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孽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筇輿訪之山中萊菔麥飯信宿不厭歿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偶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邢問王公鑑之及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勲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以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

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歆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微云張廷撰陽和言見紹興志

以上見耿恭簡集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終